

諸儒鳴道

九

諸儒鳴道卷第三十四

二程語錄

伊川先生語



已巳冬所聞

不知何人所記已巳元祐四年也本在少日所聞諸師友

後說

問孔子稱伯夷叔齊曰不念舊惡怨是用希何也曰以夷齊之隘若念舊惡將不能處世矣

問子貢曰博施於民而能濟眾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仁聖何以相別曰此子貢未識仁故測度而設問也惟聖人為能盡仁然仁在事不可以為聖又問堯舜其猶病諸果乎曰誠然也聖人惟恐所及不遠不廣四海之治也孰若兼四海之外亦治乎是嘗以為病也博施濟眾事大故仁不足以名之

程語一六

趙景平問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所謂利者何曰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聖人以義為利義安處便為利如釋氏之學皆本於利故便不是

趙景平問未見蹈仁而死者何謂蹈仁而死曰赴水火而死者有矣殺身成仁者未之有也

雜說

父母之於子愛之至也子不孝則愛心弛焉聖人之於民雖窮凶極惡而陷於刑戮哀矜之心無有異也情有替也誠無息也

言命所以安義從義不復語命以命安義非循理者也仲尼之徒豈皆聖人其見豈能盡同於仲尼惟其不敢

信已而信其師故常捨已以求合聖人之教是以卒歸於不異也及夫子沒則漸異矣

右雜說三章舊集有之今附于此

伊川先生語三

本無篇名不知何人所記或曰永嘉周行己恭叔或去永嘉劉安節元承或云關中學者所記皆不能明也故存其篇而闕其目記者元祐三年劉質夫卒此篇有質夫名前字則三年前語也

三王之法各是一王之法故三代損益文質隨時之宜若孔子所立之法乃通萬世不易之法孔子於他處亦不見說獨答顏回去行夏之時乘躬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是於四代中舉這一箇法式其詳細雖不可見而孔子但示其大法使後人就上修之二千年來亦

卷一六

無一人識者

義之精者須是自求得之如此則善求義也

善讀中庸者只得此一卷書終身用不盡也

睽之上九離也離之為德在諸卦莫不以為明獨於睽便變為惡以陽在上則為亢以剛在上則為很以明在上變而為察以很以察故所以為睽之極也故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皆自任已察之所致然而遇雨則吉遇雨者睽解也睽解有二義一是物極則必反故睽極則必通若睽極不通却終於睽而已二是所謂能解睽者却是用明之功也

大抵卦爻始立義既具即聖人別起義以錯綜之如春秋已前既已立例到近後來書得全別一殿事便書得

別有意思若依前例觀之殊失之也

先生嘗說某於易說今却已自成書但逐旋期之以七十其書可出韓退之稱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然某於易說後來所改者無幾不知如何故且更期之以十年之功看如何春秋之書待劉絢文字到却用功亦不多也今人解詩全無意思此却待出些文字中庸書却已成今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今百工技藝作為器用吾得而用之甲冑之士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却如此閑過了日月即是天地間一蠹也功澤又不及民別事又做不得惟有補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爾

陳長方見尹子於姑蘇問中庸解尹

子云先生自以為不滿意焚之矣

程語十六

三

致知在格物格物之理不若察之於身其得尤切

酒者古人養老祭祀之所用今官有榷酤民有買撲無故輒令人聚飲亦大為民食之蠹也損民食情民業招刑聚寇皆出於此如損節得酒課民食亦為小充分明民食却釀為水後令人飲之又不當飢飽若未能絕得買撲若且只諸縣都鄙為之亦利不細

人要明理若止一物上明之亦未濟事須是集眾理然後脫然自有悟處然於物上理會也得且須

於學上格物不可不諳理也

常見伯淳所在臨政便上下響應到了人眾後便成風成風則有所鼓動天地間只是一箇風以動之也

大凡儒者未敢望深造於道且只得所存正分別善惡

識廉恥如此等人多亦須漸好

或問占之道如是之明後世之道如是不興其故何也
曰此無他知道者多即道明知者少即道不明也知者
多少亦由乎教也以魯國言之止及今之大州然一時
間所出大賢十餘人豈不是有教以致然也蓋是聖人
既出故有許多賢者以後世天下之大經二千年間求
如一顏閔不可得也

大抵儒者潛心正道不容有差其始甚微其終則不可
救如師也過商也不及於聖人中道師只是過於厚些
商只是不及此然而厚則漸至於兼愛不及則便至於
爲我其過不及同出於儒者其末遂至楊墨至如楊墨
亦未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推之便至於此蓋其差必至
於是也

孟子辨舜跖之分只在義利之間言間者謂相去不遠
所爭毫末爾義與利只是箇公與私也纔出義便以利
言也只那計較便是爲有利害若無利害何用計較利
害者天下之常情也人皆知趨利而避害聖人則更不
論利害惟看義當與不當爲便是命在其中也

傳經爲難如聖人之後纔百年傳之已差聖人之學若
非子思孟子則幾乎息矣道何嘗息只是人不由之道
非亡也幽厲不由也

人或勸先生以加禮近貴先生曰何不見責以盡禮而
責之以加禮禮盡則已豈有加也

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語雖有淺近處即却無包含不

盡如樊遲於聖門最是學之淺者及其問仁曰愛人問知曰知人且看此語有甚包含不盡他人之語語近則遺遠語遠則不知近惟聖人之言則遠近皆盡

今之爲學者如登山麓方其迤邐莫不闊步及到峻處

便止

一本無便止二字去或以峻而遂止或以難而稍緩苟能過難而益堅聞過則改何遠弗至也

先代帝王陵寢下多有閑田推其後每處只消與田十頃與一閑官世守之至如唐狄仁傑顏杲卿之後朝廷與官一人死則却絕不若如此處之亦與田五七頃後世骨肉之間多至仇怨忿爭其實爲爭財使之均布立之宗法官爲法則無所爭

後世人理全廢小失則入於夷狄大失則入於禽獸大凡禮必須有意禮之所尊尊其義也

程語一六

五

益長裕而不設謂固有此理而就上充長之設是撰造也撰造則爲僞也

人或以禮官爲閑官某謂禮官之責最大朝廷一有違禮皆禮官任其責豈得爲閑官

陳平雖不知道亦知學如對文帝宰相之職非知學安能如此

曹參去齊以獄市爲託後之爲政者留意於獄者有之未聞有治市者

學莫大於致知養心莫大於禮義古人所養處多若聲音以養耳舞蹈以養血脉今人都無只有箇義理又不知求

或謂人莫不知和柔寬緩然臨事則反至於暴厲曰只

是志不勝氣氣反動心也

學者所貴執經而問但廣聞見而已然求學者不必在
同人中非同人中又却無學者

孟子言聖而不可知之謂神非是聖上別有一等神人
神即聖而不可知又曰謂聖之至
妙人所不能測

儒行之篇此書全無義理如後世遊說之士所為誇大
之說觀孔子平日語言有如是者否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對曰知禮彼國人來問君
知禮否不成說不知禮也如陳司敗數昭公失禮之事
而問之則有所不答顧左右而言他及巫馬期來告正
合不答然孔子答之以陳司敗必俟其反命故須至答
也

或問如何學可謂之有得曰大凡學問聞之知之皆不
為得得者須默識心通學者欲有所得須是篤誠意燭
理上知則頓悟自別其次須以義理涵養而得之

古有教今無教以其無教直壞得人質如此不美今人
譬古人如將一至惡物比一至美物

造道深後雖聞常人語言淺近事莫非義理

古者家有塾黨有庠故人不有不入學者三老坐於里
門出入察其長幼揖讓之序如今所傳之詩人人諷誦
莫非止於禮義之言今人雖白首未嘗知有詩至於里
俗之言盡不可聞皆繫其習也以古所習安得不善以
今所習安得不惡

唐太宗後人只知是英主元不曾有人識其惡云一於殺

凡取位若以功業言不過只做得箇功臣豈可奪元良之位至如肅宗即位靈武分明是篡也

革言水火相息息止息也既有止息之理亦有生息之理睽卦不見四德蓋不容著四德繇言小事吉者止是方睽之時猶足以致小事之吉不成終睽而已須有濟睽之道

文中子言古之學者聚道不知道如何聚得

凡為政須立善法後人欲變易則無可奈何雖周公亦知立法而已後人變之則無可奈何也

臨言八月有凶謂至八月是遯也當其剛浸長之時便戒以陰長之意

紀侯大去其國大名責在紀也非齊之罪也齊侯陳侯

程語十六

鄭伯遇于垂方謀伐之紀侯遂去其國齊師未加而已去故非齊之罪也

春秋之文莫不一一意在示人如土功之事無小大莫不書之其意止欲人君重民之力也

書大雩雩及上帝以見魯不當為則書郊者同義

書公伐齊納糾糾不當立故不言子糾若書子糾則正了得他當立也

凡易卦有就卦才而得其義者亦有舉兩體便得其義者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此是就卦才而得隨之義

澤中有雷隨此是就象上得隨之義也

宗子之法不立則朝廷無世臣宗法須是一二巨公之家立法宗法立則人人各知來處

宗子者謂宗主祭祀也

禮長子不得爲人後若無兄弟又繼祖之宗絕亦當繼祖禮雖不言可以義起

凡大宗與小宗皆不在廟數

收族之義止爲相與爲服祭祀相及

所謂宗者以己之旁親兄弟來宗於己所以得宗之名非己宗於人也

凡小宗以五世爲法親盡則族散若高祖之子尚存欲祭其父則見爲宗子者雖是六世七世亦須計會今日之宗子然後祭其父宗子有君道

祭祀須別男女之分生既不可雜坐祭豈可雜坐祭非主則無依非尸則無享

禮記

八

今行冠禮若制古服而冠冠了又不常著却是僞也必須用時之服

喪須三年而祔若卒哭而祔則三年却都無事禮卒哭猶存朝夕哭若無祭於殯哭於何處

物有自得天理者如蜂蟻知衛其君豺獺知祭禮亦出於人情而已祭先之禮不可得而推者無可奈何其可知無遠近多少須當盡祭之祖又豈可不報又豈可厭多蓋根本在彼雖遠豈得無報

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此謂承祭祀也然亦不當道七十只道雖老無無主婦便得

禮去宗子如爲殤宗子有君之道豈有殤之理

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只是言一箇中體既是喜怒哀

樂未發那裏有箇甚麼只可謂之中如乾體便是健及分在諸處不可皆名健然在其中矣天下事事物物皆有中發而皆中節非是謂之和便不中也言和則在其中矣中便是含喜怒哀樂在其中矣

如眼前諸人要特立獨行煞不難得只是要一箇知見雖人只被這箇知見不通透人謂要力行亦只是淺近語人既能知見豈有不能行一切皆所當爲不必待著意纔著意便是有箇私心這一點意氣能得幾時子今人欲致知須要格物物不必謂事物然後謂之物也自一身之中至萬物之理但理會得多相次自然豁然有覺處

揚子拔一毛不爲墨子又摩頂放踵爲之此皆是不得

程語一六

九

言

中至如子莫執中欲執此二者之中恁麼執得識得則事事物物上皆天然有箇中在那上不待人安排也安排著則不中矣

知之必好之好之必求之求之必得之古人此箇學是終身事果能顛沛造次必於是豈有不得道理

立則見其參於前所見者何事

顏淵問仁而孔子告之以禮仁與禮果異乎

說先於樂者樂由說而後得然非樂則亦未足以語君子

諸儒鳴道卷第三十四

諸儒鳴道卷第三十五

二程語錄

伊川先生語四之一

劉元承手編

劉安節字元承永嘉人所記有元祐五年遭喪後紹聖四年遷謫前事延平陳淵幾更得之於元承之子有題誌在後

問仁曰此在諸公自思之將聖賢所言仁處類聚觀之體認出來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後人遂以愛為仁惻隱固是愛也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為仁孟子言惻隱為仁蓋為前已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既曰仁之端則不可便謂之仁退之言博愛之謂仁非也仁者固博愛然便以博愛為仁則不可

程語上七

又問仁與聖何以異曰人只見孔子言何事於仁必也聖乎便謂仁小而聖大殊不知此言是孔子見子貢問

博施濟眾問得來事大故曰何止於仁必也聖乎蓋仁可以通上下言之聖則其極也聖人人倫之至倫理也既通人理之極更不可以有加若今人或一事是仁亦可謂之仁至於盡仁道亦謂之仁此通上下言之也如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此又却仁與聖俱大也大抵盡仁道者即是聖人非聖人則不盡得仁道問曰人有言盡人道謂之仁盡天道謂之聖此語何如曰此語固無病然措意未是安有知人道而不知天道者乎道一也豈人道自是人道天道自是天道中庸言盡己之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此言可見矣楊子曰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不通人曰伎此亦不知道之言豈有通天

地而不通人者哉如止云通天之文與地之理雖不能此何害於儒天地人只一道也纔通其一則餘皆通如後人解易言乾天道也坤地道也便是亂說論其體則天尊地卑如論其道豈有異哉

問孝弟爲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謂行仁自孝弟始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之是仁之本則不可蓋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者幾曾有孝弟來趙本作幾曾有許多般數來仁主於愛愛孰大於愛親故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

歟

孔子未嘗許人以仁或曰稱管仲如其仁何也曰此聖人闡幽明微之道只爲子路以子糾之死管仲不死爲

程語一

二

三

未仁此甚小却管仲故孔子言其有仁之功此聖人言語抑揚處當自理會得

問西銘何如曰此橫渠文之粹者也曰充得盡時如何曰聖人也橫渠能充盡否曰言有多端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德之言說自己事如聖人言聖人事也造道之言則知足以知此如賢人說聖人事也橫渠道儘高言儘醇自孟子後儒者都無他見識

問釋氏有一宿覺言下覺之說如何曰何必浮圖孟子嘗言覺字矣曰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於理古人云共君一夜話勝讀十年書若於言下即悟何啻讀十年書

思曰睿思慮久後睿自然生若於一事上思未得且別

換一事思之不可專守著這一事蓋人之知識於這裏蔽著雖強思亦不通也

問人之形體有限心有限量否曰論心之形則安得無限量又問心之妙用有限量否曰自是人有限量以有限之形有限之氣苟不通之以道安得無限量孟子曰盡其心知其性心即性也在天爲命在人爲性論其所主爲心其實只是一箇道苟能通之以道又豈有限量天下更無性外之物若去有限量除是性外有物始得問高宗得傳說於夢文王得太公於上古之聖賢相遇多矣何不盡形於夢卜乎曰此是得賢之一事豈必盡然蓋高宗至誠思得賢相寤寐不忘故朕兆先見於夢如常人夢寐間事有先見者多矣亦不足怪至於卜筮

亦然今有人懷誠心求卜有禱輒應此理之常然又問高宗夢往求傳說邪傳說來入高宗夢邪曰高宗只是思得賢人如有賢人自然應他感亦非此往亦非彼來譬如懸鏡於此有物必照非鏡往照物亦非物來入鏡也大抵人心虛明善則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有所感必有所應自然之理也又問或言高宗於傳說文王於太公蓋已素知之矣恐群臣未信故託夢卜以神之日此僞也聖人豈僞乎

問世傳成王幼周公攝政荀卿亦曰履天下之籍聽天下之斷周公果踐天子之位行天子之事乎曰非也周公位冢宰百官揔已以聽之而已安得踐天子之位又問君薨百官聽於冢宰者三年爾周公至於七年何也

曰三年謂嗣王居憂之時也七年爲成王幼故也又問
賜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當否曰始亂周公之法度者是
賜也人臣安得用天子之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
皆不能無過記曰魯郊非禮也其周公之衰乎聖人嘗
譏之矣說者乃云周公有入臣不能爲之功業因賜以
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則妄也人臣豈有不能爲之功
業哉借使功業有大於周公亦是人臣所當爲爾人臣
而不當爲其誰爲之豈不見孟子言事親若曾子可也
曾子之孝亦大矣孟子纔言可也蓋曰子之事父其孝
雖過於曾子畢竟是以父母之身做出來豈是分外事
若曾子者僅可以免責爾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也臣
之能立功業者以君之人民也以君之勢位也假如功

業大於周公亦是君之人民勢位做出來而謂人臣所
不能爲可乎使人臣恃功而懷怏怏之心者必此言矣
若唐高祖賜平陽公主以鼓吹則可蓋征戰之事實非
婦人之所能爲也故賜以婦人所不得用之禮樂若太
宗却不知此太宗佐父平天下論其功不過做得一功
臣豈可奪元良之位太子之與功臣自不相干唐之紀
綱自太宗亂之終唐之世無三綱者自太宗始也李光
弼郭子儀之徒議者謂有人臣不能爲之功非也
秦以暴虐焚詩書而亡漢興鑒其弊必尚寬德崇經術
之士故儒者多儒者多雖未知聖人之學然宗經師古
識義理者衆故王莽之亂多守節之士世祖繼起不得
不喪尚名節故東漢之士多名節而不知節之

以禮遂至於苦節故當時名節之士有視死如歸者苦節既極故魏晉之士變而為曠蕩尚浮虛而亡禮法禮法既亡與夷狄無異故五胡亂華夷狄之亂已甚必有英雄出而平之故隋唐混一天下隋不可謂有天下第能驅除爾唐有天下如貞觀開元間雖號治平然亦有夷狄之風三綱不正無父子君臣夫婦其原始於太宗也故其後世子弟皆不可使立宗纔使肅宗便篡肅宗纔使永王璘便反君不君臣不臣故藩鎮不賓權臣跋扈陵夷有五代之亂漢之治過於唐漢大綱正唐萬目舉本朝大綱甚正然萬目亦未盡舉因問十世可知遂推此數端凡讀史不徒要記事跡須要識治亂安危興廢存亡之理且如讀高帝一紀便須識得漢家四百年終始治亂

當如何是亦學也

問行狀云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不識孝弟何以盡性至命也曰後人多將性命別作一般事說了性命孝弟只是一統底事就孝弟中便可盡性至命至如洒掃應對與盡性至命亦是一統底事無有本末無有精粗却被後來人言性命者別作一般高遠說故舉孝弟是於人切近者言之然今時非無孝弟之人而不能盡性至命者由之而不知也

問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何也曰此句須自家體認人往往見禮壞樂崩便謂禮樂亡然不知禮樂未嘗亡也如國家一日存時尚有一日之禮樂蓋由有上下尊卑之分也除是禮樂亡盡然後國家始亡雖盜賊至所謂

不道者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爲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爲盜也禮樂無處無之學者要須識得問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何也曰鬼神只是一箇造化天尊地卑乾坤定矣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是也

天下有多少才只爲道不明於天下故不得有所成就且古者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如今人怎生會得古人於詩如今人歌曲一般雖閭巷童稚皆習聞其說而曉其義故能興起於詩後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怎生責得學者是不得興於詩也古禮旣廢人倫不明以至治家皆無法度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有歌詠以養其性情聲音以養其耳舞蹈以養其血脉今皆無之是

不得成於樂也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

周勃入北軍問曰爲劉氏左袒爲呂氏右袒旣知爲劉氏又何必問若不知而問設或右袒當如之何已爲將乃問士卒豈不謬哉當誅諸呂時非陳平爲之謀亦不克成及迎文帝至霸橋曰願請問此豈請問時邪至於罷相就國每河東守行縣至絳必令家人被甲執兵而見此欲何爲所謂至無能之人矣

問陳平當王諸呂時何不極諫曰王陵爭之不從乃引去如陳平復諍未必不激呂氏之怒矣且高祖與羣臣只是以力相勝力強者居上非至誠樂願爲之臣也如王諸呂時責他死節佗豈肯死

王介甫詠張良詩最好曰漢業存亡俯仰中留侯當此

每從容人言高祖用張良非也張良用高祖爾秦滅韓
張良為韓報仇故送高祖入關既滅秦矣故辭去及高
祖興義師誅項王則高祖之勢可以平天下故張良助
之良豈願為高祖臣哉無其勢也及天下既平乃從赤
松子遊是不願為其臣可知矣張良才識儘高若鴻溝
既分而勸漢王背約追之則無行也或問張良欲以鐵
槌擊殺秦王其計不已踈乎曰欲報君仇之急使當時
若得以鐵槌擊殺之亦足矣何暇自為謀耶

問心有善惡否曰在天為命在義為理在人為性主於
身為心其實一也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有不善若
既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譬如水只謂之水至如
流而為派或行於東或行於西却謂之流也

問捨則亡心有亡何也曰否此只是說心無形體纔主
著事時先生以目視地便在這裏纔過了便不見如出入無時
莫知其鄉此句亦須要人理會心豈有出入亦以操捨
而言也放心謂心本善而流於不善是放也

問先生曾定六禮今已成未曰舊日作此已及七分後
來被召入朝既在朝廷則當行之朝廷不當為私書既
而遭憂又疾病數年今始無事更一二年可成也曰聞
有五經解已成否曰惟易須親撰諸經則關中諸公分
去以其說撰成之禮之名數陝西諸公刪定已送與呂
與叔與叔今死矣不知其書安在也然所定只禮之名
數若禮之文非親作不可也禮記之文亦刪定未了蓋
其中有聖人格言亦有俗儒乖謬之說乖謬之說本不

能混格言只爲學者不能辨別如珠玉之在泥沙泥沙豈能混珠玉只爲人無識則不知孰爲泥沙孰爲珠玉也聖人文章自然與學爲文者不同如繫辭之文後人決學不得譬之化工生物且如生出一枝花或有剪裁爲之者或有繪畫爲之者看時雖似相類然終不若化工所生自有一般生意

問詩如何學曰只在大序中求詩之大序分明是聖人作此以教學者後人往往不知是聖人作自仲尼後更無人理會得詩如言后妃之德皆以爲文王之后妃文王諸侯也豈有后妃又如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以爲后妃之德如此配惟后妃可稱后妃自是配了更何別求淑女以爲配淫其色乃男子事后

程語十七

妃怎生會淫其色此不難曉但將大序看數遍則可見矣或曰關雎是后妃之德當如此否樂得淑女之類是作關雎詩人之意否曰是也大序言是以關雎樂得淑女止關雎之義也是只看箇是以字便自有意思曰如言又當輔佐君子則可以歸安父母言能逮下之類皆爲其德當如此曰是也問詩小序何人作曰但看大序即可見矣曰莫是國史作否曰序中分明言國史明乎得失之迹蓋國史得詩於採詩之官故知其得失之迹如非國史則何以知其所美所刺之人使當時無小序雖聖人亦辨不得曰聖人刪詩時曾刪改小序否曰有害義理處也須刪改今之詩序却煞錯亂有後人附之者曰關雎之詩是何人所作曰周公作周公作此以風

教天下故曰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蓋自天子至於庶人正家之道當如此也二南之詩多是周公所作如小雅六月所序之詩亦是周公作後人多言二南爲文王詩蓋其中有文王事也曰非也附文王詩於中者猶言古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問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何謂也曰大凡樂必失之淫哀必失之傷淫傷則入於邪矣若關雎則止乎禮義故如哀窈窕思賢才言哀則思之甚切以常人言之直入於邪始得然關雎却止禮義故不至乎傷則其思也其亦異乎常人之思也矣

問四凶堯不誅而舜誅之何也曰四凶皆大才也在堯之時未嘗爲惡堯安得而誅之及舉舜加其上然後始有不平之心而肆其惡故舜誅之耳曰堯不知四凶乎曰惟堯知之知其惡而不去何也曰在堯之時非特不爲惡亦賴以爲用

博奕小數不專心致志猶不可得况學道而悠悠安可得也仲尼言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又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不知聖人有甚事來迫切了底死地如此文意不難會須是求其所以如此何故始得聖人固是生知猶如此說所以教人也學如不及猶恐失之纔說姑待來日便不可也

未知道者如醉人方其醉時無所不至及其醒也莫不愧恥人之未知學者自視以爲無缺及既知學反思前日所爲則駭且懼矣

問王通曰隱君子也當時有些言語後來却被人傳會不可謂全書若論其粹處殆非荀揚所及也若續經之類皆非其作

王通言諸葛無死禮樂其有興信乎曰諸葛近王佐才禮樂興不興則未可知問曰亮果王佐才何爲僻守一蜀而不能有爲於天下曰孔明固言明年欲取魏幾年定天下其不及而死則命也某嘗謂孫覺曰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孫覺曰不然聖賢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得天下不爲武侯區區保完一國不知殺了多少人邪某謂之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以利一己則不可若以天下之力誅天下之賊殺戮雖多亦何害陳恒弑君孔子請討孔子豈保得討陳恒時不殺一人邪蓋誅天下

之賊則有所不得顧邪曰三國之興孰爲正曰蜀志在復漢則正也

楊雄去就不足觀如言明哲煌煌旁燭無疆此甚悔恨不能先知遜于不虞以保天命則是只欲全身也若聖人先知必不至於此必不可奈何天命亦何足保耶問太玄之作如何曰是亦贅矣必欲撰玄不如明易邵堯夫之數似玄而不同數只是一般但看人如何用之雖作十玄亦可况一玄乎

荀卿才高其過多楊雄才短其過少韓子稱其大醇非也若二子可謂大駁矣然韓子責人甚怒

問顏子爲人似乎怯曰孰勇於顏子觀其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孰勇於顏子如有若無實

若虛犯而不校之類抑可謂大勇者矣

伯夷之清若推其所爲須不容於世必負石赴河乃已然却爲佗不念舊惡氣象甚宏裕問伯夷叩馬諫武王義不食周粟有諸曰叩馬則不可知非武王誠有之也只此便是佗隘處君尊臣卑天下之常理也伯夷知守常理而不知聖人之變故隘不食周粟只是不食其祿非餓而不食也至如史記所載諫詞皆非也武王伐商即位已十一年矣安得父死不葬之語韓退之頌伯夷甚好然說得伯夷介處要知伯夷之心須是聖人語曰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此甚說得伯夷心也

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言如仲尼只說一箇仁義

立人之道

曰美仁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便說

程語上

十一

許多氣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

問鳳鳥不至河不出圖不知符瑞之事果有之否曰有之國家將興必有禎祥人有喜事氣見面目聖人不貴祥瑞者蓋因災異而修德則無損因祥瑞而自恃則有害也問五代多祥瑞何也曰亦有此理譬如盛冬時發出一朶花相似和氣致祥乖氣致異此常理也然出不以時則是異也如麟是太平和氣所生然後世有以麟駕車者却是怪也譬如水中物生於陸陸中物生於水豈非異乎又問漢文多災異漢宣多祥瑞何也曰且譬小人多行不義人却不說至君子未有一事便生議論此是一理也至白者易汙此是一理也詩中幽王大惡爲小惡宣王小惡爲大惡此是一理也又問日食有當

數何治世少而亂世多豈人事乎曰理會此到極處
燭理明也天人之際甚微宜更思索曰莫是天数人事
看那邊勝否曰似之然未易言也又問魚躍于王舟火
復于王屋流爲烏有之否曰魚與火則不可知若北
之先應亦有之

金聲而玉振之此孟子爲學者言終始之義也樂之作
始以金奏而以玉聲終之詩曰依我磬聲是也始於致
知智之事也行所知而至其極聖之事也易曰知至至
之知終終之是也

孟子養氣一篇諸君宜潛心玩索須是實識得方可勿
忘勿助長只是養氣之法如不識怎生養有物始言養
無物又養箇甚麼浩然之氣須見是一箇物如顏子言

程語十七

十一

如有所立卓爾孟子言躍如也卓如躍如分明見得方
可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此觀人之法心之精微言有
不得者不可便謂不知此告子淺近處

持其志無暴其氣内外交相養也

配義與道謂以義理養成此氣合義與道方其未養則
氣自是氣義自是義及其養成浩然之氣則氣與義合
矣本不可言合謂未養時言也如言道則是一箇道都
了若以人言則人自是人道自是道須是以人行道始

得言義又言道
體也義用也

北宮黜之勇必行孟施舍無懼子夏之勇本不可知却
因北宮黜而可見子夏是篤信聖人而力行曾子是明

理

問召公何以疑周公曰召公何嘗疑周公曰書稱召公不說何也曰請觀君奭一篇周公有道召公疑他來否古今人不知書之甚書中分明說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此已上是孔子說也且召公初升爲太保與周公並列其心不安故不說爾但看此一篇盡是周公留召公之意豈有召公之賢而不知周公者乎詩中言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豈特周大夫當時之人雖甚愚者亦知周公刺朝廷之不知者爲成王爾成王煞是中才如天大雷電以風而啓金縢之書成王無事啓金縢之書作甚蓋召公道之如此欲成王悟周公爾近人亦錯看却其詩去荀子書猶

星語一上

一三

非孟子召公心未說周公甚非也

或問人有論周公營洛則成王既遷矣或言平王東遷非也周公雖聖其能逆知數百載下有犬戎禍乎是說然否曰詩中自言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何更疑也周公只是爲犬戎與鎬京相逼知其後必有患故營洛也

又問金縢之書非周公欲以悟成王乎何既禱之後藏其文於金縢也曰近世祝文或焚或埋必是古人未有焚埋之禮欲敬其事故藏之金縢也然則周公不知命乎曰周公誠心只是欲代其兄豈更問命邪

冠昏喪祭禮之大者今人都不以爲事其舊曾修六禮

冠昏喪祭

鄉相見 將就後被召遂罷今更一二年可成家間多

戀河北舊俗未能遽更易然大率漸使知義理一二年

書成可皆如法禮從宜事從俗有大每月朔必薦新仲如

春薦含類四時祭用仲月用仲月物成也古者天子時祭

之外更有三祭冬至祭始祖民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

祭禰他則不祭冬至陽之始也立春者生物之始一作

也季秋者成物之始一作也祭始祖無主用祝以妣配

於廟中正位享之祭只一位者祭先祖亦無主先祖者

自始祖而下高祖而上非一人也故設二位祖妣異坐

異所者舅婦常祭止於高祖而下自父而推至於三旁

親有後者自為祭無後者祭之別位為叔伯父之後凡

配止以正妻一人如諸侯用元妃是也或奉祀之人是

再娶所生者即以所生母配或再娶皆同穴而葬甚瀆

禮語十七

禮經但於左忌日必遷主出祭於正寢正寢今正廳蓋廟中

尊者所據又同室難以獨享也於正寢之意家必有廟

古者庶人祭於寢士大夫祭廟中異位祖居中左右以

於廟庶人無廟可立影堂廟中異位昭穆次序皆夫

婦自相配為位廟必有主既桃當埋於所葬處如奉祀

其大略如此且如豺獾皆知報本令士大夫家多忽此

厚於奉養而薄於祖先甚不可也凡事死之禮當厚於

奉生者至於嘗新必薦享後方食薦數則瀆必因告人

家能存得此等事數件雖幼者漸可使知禮義凡物知

母而不知父走獸是也知父而不知祖飛鳥是也惟人

則能知祖若不嚴於祭祀殆與鳥獸無異矣

問祭酒用幾奠曰家中尋常用三奠祭法中却用九奠

以禮有九獻

又問既奠之酒何以置之曰古者灌以降

神故以茅縮酌謂求神於陰陽有無之間故酒必灌於地若謂奠酒則安置在此今人以澆在地上甚非也既獻則徹去可也

傾在
他器

或問今拜掃之禮何據曰此禮古無但緣習俗然不害義理古人直是誠質也專一葬只是藏體魄而神則必歸於廟既葬則設木主既除几筵則木主安於廟故古人惟專精祀於廟今亦用拜掃之禮但簡於四時之祭也

諸儒鳴道卷第三十五

伊川先生語四之二

同上篇

木主必以栗何也曰用用栗土所產之木取其堅也今用栗從周制也若四方無栗亦不必用但取其木之堅者可也

今人多不知兄弟之愛且如問閭小人得一食必先以食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口重於己之口也得一衣必先以衣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體重於己之體也至於犬馬亦然待父母之犬馬必異乎己之犬馬也獨愛父母之子却輕於己之子甚者至若仇敵舉世皆如此感之甚矣

禮記卷十八

問臣拜君必於堂下子拜父母如之何對曰君臣以義合有貴賤故拜於堂下父子主恩有尊卑無貴賤故拜於堂上若婦於舅姑亦是義合有貴賤故拜於堂下禮也

問嫂叔古無服今有之何也曰禮記曰推而遠之也此說不是嫂與叔且遠嫌姑與嫂何嫌之有古之所以無服者只為無屬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今上有

父有母下有子有婦叔父伯父父之屬也故叔母伯母之服與叔父伯父同兄弟之子子之屬也故兄弟之子之婦服與兄弟之子同若兄弟則己之屬也難以妻道屬其妻此古者所以無服以義理推不行也今之有服亦是豈有同居之親而無服者又問既是同居之親古却無服

豈有兄弟之妻死而已愬然無事乎曰古者雖無服若
哀戚之心自在且如鄰里之喪尚春不相不巷歌匍匐
救之况至親乎

服有正有義有從有報古者婦喪舅姑以期今以三年
於義亦可但名未正可謂之從服從夫也蓋與夫同奉
几違而已不可獨無

服報服若姑之子為舅之子服是也異姓之服只是推
得一重若為母而推則及舅而止若為姑而推則可以
及其子故舅之子無服却為既與姑之子為服姑之子
須當報之也故姑之子舅之子其服同

問女既嫁而為父母服三年可乎曰不可既歸夫家事
他舅姑安得伸己之私

禮記卷之八

二

兒

世俗乃以出妻為醜行遂不敢為古人不如此妻有不
善便當出也只為今人將此作一件大事隱忍不敢發
或有隱惡為其陰持之以至縱恣養成不善豈不害事
人修身刑家最急纔修身便到刑家上也又問古人出
妻有以對姑叱狗藜蒸不熟者亦無甚惡而遽出之何
也曰此古人忠厚之道也古之人絕交不出惡聲君子
不忍以大惡出其妻而以微罪去之以此見其忠厚之
至也且如叱狗於親前者亦有甚大故不是處只為他
平日有故因此一事出之爾或曰彼以此細故見遂安
能無辭兼他人不知是與不是則如之何曰彼必自知
其罪但自己理直可矣何必更求他人知然有識者當
自知之也如必待彰暴其妻之不善使他人知之是亦

淺丈夫而已君子不如此大凡人說話多欲令彼曲我直若君子自有一箇含蓄意思或曰古語有之出妻今可嫁出友今可交乃此意否曰是也

凡言宗者以祭祀爲主言人宗於此而祭祀也別子爲祖上不敢宗諸侯故不祭下亦無人宗之此無宗亦莫之宗也別子之嫡子即繼祖爲大宗此小宗也別子之諸子祭其別子別子雖是祖然是諸子之禰繼禰者爲小宗此有小宗而無大宗也有小宗而無大宗此句極難理會蓋本是大宗之祖別子之諸子稱之却是禰也問出辭氣莫是於言語上用工夫否曰須是養乎中自然言語順理今人熟底事說得便分明若是生事便說得蹇澁涵養久便得自然若是慎言語不容妄發此却

可著力

人之燕居形體怠惰心不慢可否曰安有箕踞而心不慢者昔呂與叔六月中來緱氏間居中某嘗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也

尹子曰嘗親聞此乃謂劉質夫也

子之燕居申申天天如何曰申申是和樂中有中正氣象天天是舒泰氣象此皆弟子善形容聖人處也爲申申字說不盡故更著天天字今人不怠惰放肆必太嚴厲嚴厲時則著此四字不得放肆時亦著此四字不得除非是聖人便自有中和之氣

人語言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言語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人只是

一箇習今觀儒臣自有一般氣象武臣自有一般氣象
貴戚自有一般氣象不成生來便如此只是習也某舊
嘗進說於 主上及 太母欲令 上於一日之中親
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官官宮人之時少所以涵養氣質
薰陶德性

問日中所不欲爲之事夜多見於夢此何故也曰只是
心不定今人所夢見事豈特一日之間所有之事亦有
數十年前之事夢見之者只爲心中舊有此事平日忽
有事與此事相感或氣相感然後發出來故雖白日所
憎惡者亦有時見於夢也譬如水爲風激而成浪風既
息波猶洶湧未已也若存養久底人自不如此聖賢則
無這箇夢只有兆朕便形於夢也人有氣清無夢者亦

程語十八

四

有氣昏無夢者聖人無夢氣清也若人困甚時更無夢
只是昏氣蔽隔夢不得也若孔子夢周公之事與常人
夢別人於夢寐間亦可以卜自家所學之淺深如夢寐
顛倒即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

如揚子
江宿浪

或問人或倦怠豈志不立乎曰若是氣體勞後須倦若
是志怎生倦得人只爲氣勝志故多爲氣所使如人少
而勇老而怯少而廉老而貪此爲氣所使者也若是志
勝氣時志旣一定更不可易如曾子易簣之際其氣之
微可知只爲他志已定故雖死生許大事亦動他不得
蓋有一絲髮氣在則志猶在也邵堯夫臨終時只是諧
謔須臾而去以聖人觀之則亦未是蓋猶有意也此之
常人甚懸絕矣他疾甚革其往視之因警之曰堯夫平

生所學今日無事否他氣微不能答次日見之却有聲

如絲髮來大答云你道生薑樹上生我亦只得依你說

是時諸公都在廳上議後事各欲遷葬城中自為坐他

在房間便聞得令人喚大郎來云不得遷葬眾議始定

又諸公恐喧他盡出外說話他皆聞得一人云有新報

事二有某事堯夫曰以他人觀之便以為怪此只是心

虛而明故聽得問曰堯夫未病時不如此何也曰此只

是病後氣將絕心無念慮不昏便如此又問釋氏臨終

亦先知死何也曰只是一箇不動心曰釋氏平生只學

這箇事將這箇做一件大事學者不必學他但燭理明

自能之只在邵堯夫事他自如此亦豈嘗學也孔子曰

未知生焉知死人多言孔子不告子路此乃深告之也

程語十人

五

又曰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人能原始知得生理便

能要終知得死理若不明得便雖千萬般安排著亦不

濟事

問鬼氣何也曰鬼只是陽氣只是陰氣歸于天體鬼

歸于地是也如道家三鬼七鬼之說妄爾

人之有寤寐猶天之有晝夜陰陽動靜開闔之理也如

寤寐須順陰陽始得問人之寐何也曰人寐時血氣皆

聚於內如血歸肝之類今人不睡者多損肝

問人有以君子敬而無失與人為一句是否曰不可敬

是持己恭是接人與人恭而有禮言接人當如此也近

世淺薄以相歡狎為相與以無圭角為相歡愛如此者

安能久若要久須是恭敬君臣朋友皆當以敬為主也

比之上六曰比之無首凶象曰比之無首無所終也比之有首尚懼無終既無首安得有終故曰無所終也比之道須當有首或曰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曰是也豈有甘而不壞者

問大則不驕化則不吝此語何如曰若以大而化之解此則未是然大則不驕此句却有意思只為小便驕也化則不吝化煞高不吝未足以言之驕與吝兩字正相對驕是氣盈吝是氣歉曰吝何如則曰吝吝嗇也且於嗇上看便見得嗇止是一事且人若吝時於財上亦不足於事上亦不足凡百事皆不足必有歉歉之色也本

此下云曰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此莫是甚言驕吝之不可否曰是也若言周公之德則不可下驕吝字此言雖才如周公驕吝亦不可也

問必有事焉當用敬否曰敬只是涵養一事必有事焉須當集義只知用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又問義莫是中理否曰中理在事義在心內苟不主義浩然之氣從何而生理只是發而見於外者且如恭敬幣之未將也恭敬雖因幣帛威儀而後發見於外然須心有此恭敬然後著見若心無恭敬何以能爾所謂德者得也須是得於已然後謂之德也幣之未將之時已有恭敬非因幣帛而後有恭敬也問敬義何別曰敬只是持己之道義便知有是有非順理而行是為義也若只守一箇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且如欲為孝不成只守著一箇孝字須是知所以為孝之道所以侍奉當如何溫清當如何然後能盡孝道也又問義只在事上如何曰內外一理豈特事上求

合義也

或問進修之術何先曰莫先於正心誠意誠意在致知致知在格物格至也如祖考來格之格凡一物上有一理須是窮致其理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皆窮理也或問格物須物物格之還只格一物而萬理皆知曰怎生便會該通若只格一物便通衆理雖顏子亦不敢如此道須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自有貫通處

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

問敬還用意否曰其始安得不用意若能不用意却是都無事了又問敬莫是靜否曰纔說靜便入於釋氏之

人程語一八

七

亦

說也不用靜字只用敬字纔說著靜字便是忘也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必有事焉便是心勿忘勿正便是勿助長

書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此固是也然知之亦自艱譬如人欲往京師必知是出那門行那路然後可往如不知雖有欲往之心其將何之自古非無美材能力行者然鮮能明道以此見知之亦難也

問釋氏理障之說曰釋氏有此說謂既明此理而又執持是理故爲障此錯看了理字也天下只有一箇理既明此理夫復何障若以理爲障則是已與理爲二今之學禪者平居高談性命之際至於世事往往直有都不曉者此只是實無所得也

問世之學者多入於禪何也曰今人不學則已如學焉未有不歸於禪也却爲他求道未有所得思索既窮乍見寬廣處其心便安於此曰是可反否曰深固者難反問漢儒至有白首不能通一經何也曰漢之經術安用只是以章句訓詁爲事且如解堯典二字至三萬餘言是不知要也不知要東漢則又不足道也東漢士人尚名節只爲不明理若使明經却皆是大賢也自漢以來惟有三人近儒者氣象大毛公董仲舒揚雄 本朝經術最盛只近二三十年來論議專一使人更不致思

問人性本明因何有蔽曰此須索理會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雖荀揚亦不知性孟子所以獨出諸儒者以能明性也性無不善而有不善者才也性即是理理則自

卷之二

八

堯舜至于塗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爲賢稟其濁者爲愚又問愚可變否曰可孔子謂上智與下愚不移然亦有可移之理惟自暴自棄者則不移也曰下愚所以自暴棄者才乎曰固是也然却道他不可移不得性只一般豈不可移却被他自暴自棄不肯去學故移不得使肯學時亦有可移之理

問人有日誦萬言或妙絕技藝此可學否曰不可大凡所受之才雖加勉強止可少進而鈍者不可使利也惟理可進除是積學既久能變得氣質則愚必明柔必強蓋大賢已下即論才大賢以上更不論才聖人與天地合德六尺之軀能有多少技藝人有身須用才聖人忘已更不論才也

問人有專務敬以直內不務方外何如曰有諸中者必形諸外惟恐不直內內直則外必方

敬是閑邪之道閑邪存其誠雖是兩事然亦只是一事閑邪則誠自存矣天下有一箇善一箇惡去善即是惡去惡即是善譬如門不出便入豈出入外更別有一事也

或問獨處一室或行間中多有驚懼何也曰只是燭理不明若能燭理則知所懼者妄又何懼焉有人雖知此然不免懼心者只是氣不充須是涵養久則氣充自然物動不得然有懼心亦是敬不足

問家貧親老應舉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何修可以免此曰此只是志不勝氣若志勝自無此累家貧親老須

用祿仕然得之不得為有命曰在己固可為親柰何曰為己為親也只是一事若不得其如命何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人苟不知命見患難必避遇得喪必動見利必趨其何以為君子然聖人言命蓋為中人以上者設中人以上於得喪之際不能不惑故有命之說然後能安若上智之人更不言命惟安於義借使求則得之然非義則不求此樂天者之事也上智之人安於義中人以上安於命乃若聞命而不能安之者又其每下者也

孟子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求之雖有道柰何得之須有命

問惡外物如何曰是不知道者也物安可惡釋氏之學便如此釋氏要屏事不問這事合有邪合無邪若是合有又安可屏若是合無自然無了更屏什麼彼方外者

苟且務靜乃遠迹山林之間蓋非明理者也世方以為高感矣

釋氏有出家出世之說家本不可出却為他不父其父不母其母自逃去固可也至於世則怎生出得既出世除是不戴皇天不履后土始得又却渴飲而飢食戴天而履地

學者言入乎耳必須著乎心見乎行事如只聽他人言却似說他人事已無所與也

問明道先生云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既曰高明又何惑乎曰今之學釋氏者往往皆高明之人所謂知者過之也然所謂高明非中庸所謂極高明如知者過之若是聖人之智豈更有過

程語十八

十

問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為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書曰玩物喪志為文亦玩物也呂與叔有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一作惟傳顏氏得心齊

此詩甚好古之學者惟務養情性其他則不學今為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俳優而何曰古者學為文否曰人見六經便以謂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亦一作只據發習中所蘊自成文耳一作章所謂有德者必

有言也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嘗秉筆學為詞章也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豈詞章之文也

學者有三弊一溺於文章二牽於訓詁三惑於異

端苟無此三者則將何歸必趨於道矣

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三異端不與焉一曰文章之學
二曰訓詁之學三曰儒者之學欲趨道舍儒者之學不
可

退之言漢儒補綴千瘡萬孔漢儒所壞者不少安能補
也

退之晚年為文所得處甚多學本是修德有德然後有
言退之却倒學了因學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如曰
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
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

皆少時作

退之正在好名中

程語一八

十一

問退之讀墨篇如何曰此篇意亦甚好但言不謹嚴便
有不是處且孟子言墨子愛其兄之子猶鄰之子墨子
書中何嘗有如此等言但孟子技本塞源知其流必至
於此大凡儒者學道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楊朱本是學
義墨子本是學仁但所學者稍偏故其流遂至於無父
無君孟子欲正其本故推至此退之樂取人善之心可
謂忠恕然持教不知謹嚴故失之至若言孔子尚同兼
愛與墨子同則甚不可也後之學者又不及楊墨楊墨
本學仁義後人乃不學仁義但楊墨之過被孟子指出
後人無人指出故不見其過也

問日月有定形還自氣散別自聚曰此理甚難曉究其
極則此二說歸于一也問月有定魄而日遠於月月受

日光以人所見爲有盈虧然否曰日月一也豈有日高於月之理月若無盈虧何以成歲蓋月一分光則是魄虧一分也

問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何也曰人只以耳目所見聞者爲顯見所不見聞者爲隱微然不知理却甚顯也且如昔人彈琴見螳螂捕蟬而聞者以爲有殺聲殺在心而人聞其琴而知之豈非顯乎人有不善自謂人不知之然天地之理甚著不可欺也曰如楊震四知然否曰亦是然而若說人與我固分得若說天地只是一箇知也且如水旱亦有所致如暴虐之政所感此人所共見者固是也然人有不善之心積之多者亦足以動天地之氣如疾疫之氣亦如此不可道事至目前可見然後爲

見也更如堯舜之民何故仁壽桀紂之民何故鄙夭纒仁便壽纒鄙便夭壽夭乃是善惡之氣所致仁則善也所感者亦善善氣所生安得不壽鄙則惡也所感者亦惡惡氣所生安得不夭

問人有不善霹靂震死莫是人懷不善之心聞霹靂震而死然否曰不然是雷震之也如是雷震之還有使之者否曰不然而人作惡有惡氣與天地之惡氣相擊搏遂以震死霹靂天地之怒氣也如人之怒固自有正然怒時必爲之作惡是怒亦惡氣也怒氣與惡氣相感故爾且如今人種蕎麥自有畦隴霜降時殺麥或隔一畦麥有不殺者豈是此處無霜蓋氣就相合處去也曰雷所擊處必有火何也曰雷自有火如鑽木取火如使木中

有火豈不燒了木蓋是動極則陽生自然之理不必木
只如兩竹相戛亦有火出惟鐵無火然戛之久必熱此
亦是陽生也

張子厚罷禮官歸過洛陽相見某問云在禮院有甚職
事曰多爲禮房檢正所奪只定得數箇謚并龍女衣冠
問如何定龍女衣冠曰請依品秩曰若使其當是事必
不如此處置曰如之何曰某當辨去大河之塞天地之
靈宗廟之祐社稷之福與吏士之力不當歸功水獸龍
獸也不可衣人衣冠子厚以爲然一本無此一段

問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
存之且人與禽獸甚懸絕矣孟子言此者莫是去之存
之上有不同處曰固是人只有箇天理却不能存得更

做甚人也泰山孫明復有詩云人亦天地一物爾飢食
渴飲無休時若非道義充其腹何異鳥獸安鬚眉上面
說人與萬物皆生於天地意思下面二句如此或曰退
之雜說有云人有貌如牛首虵形鳥喙而心不同焉可
謂之非人乎即有顏如渥丹者其貌則人其心則禽獸
又惡可謂之人也此意如何曰某不盡記其文然人只
要存一箇天理或曰傳記有言大古之時人有牛首虵
身者莫無此理否曰固是旣謂之人安有此等事但有
人形似鳥喙或牛首者耳荀子中自說問大古之時人
還與物同生否曰同莫是純氣爲人繁氣爲蟲否曰然
人乃五行之秀氣此是天地清明純粹氣所生也或曰
人初生時還以氣化否曰此必燭理當徐論之且如海

上忽露出一沙島便有草木生有土而生草木不足怪
既有草木自然禽獸生焉或曰先生語錄中云焉知海
島上無氣化之人如何曰是近人處固無須是極遠處
亦不可知曰今天下未有無父之人古有氣化今無氣
化何也曰有兩般有全是氣化而生者若腐草化為螢
是也既是氣化到合化時自化有氣化生之後而種生
者且如人身上著新衣服過幾日便有蟣虱生其間此
氣化也氣既化後更不化便以種生去此理甚明或問
宋齊丘化書云有無情而化為有情者有有情而化為
無情者無情而化為有情者若楓樹化為老人是也有
情而化為無情者如望夫化為石是也此語如何曰莫
無此理楓木為老人形如老人也豈便變為老人川中

程語十八

十四

有蟬化為花蚯蚓化為百合如石蟹石燕石固有此某

在南中時聞有採石人因採石石陷遂在石中幸不死
飢甚只取石膏食之不知幾年後因別人復來採石見
此人在石中引之出漸覺身硬纔出風便化為石此無
可怪蓋有此理也若望夫石只是臨江山有石如人形
者今天下凡江邊有石立者皆呼為望夫如呼馬鞍牛

雨木冰上溫而下冷隕霜不殺草上冷而下溫
火曰災人火曰火火為害者亦曰災

東海殺孝婦而旱豈國人冤之所致耶曰國人冤固
一人之意自足以感動天地不可道殺孝婦不能
也或曰殺姑而雨是眾人怨釋否曰固是眾冤釋

然孝婦冤亦釋也其人雖亡然冤之之意自在不可道殺姑不能釋婦冤而致兩也

霜與露不同霜金氣星月之氣露亦星月之氣看感得甚氣即為露甚氣即為霜如言露結為霜非也

電是陰陽相搏之氣乃是沴氣聖人在上無電雖有不為災雖不為災沴氣自在

問桎梏而死者非正命也然是亦命否曰聖人只教人順受其正不說命或曰桎梏死者非命乎曰孟子自說了莫非命也然聖人却不說是命

予官吉之永豐簿公檄至臨川見劉元承之子縣丞咸問其父所錄伊川先生語蒙示以元承手編伏讀歎仰因乞傳以歸建炎元年十月晦

程語一八

三

日庵山陳淵謹書

諸儒鳴道卷第三十六

伊川先生語四之一

劉元承手編

劉安節字元承永嘉人所記有元祐五年遭喪後紹聖四年遷謫前事延平陳淵幾更得之於元承之子有題誌在後

問仁曰此在諸公自思之將聖賢所言仁處類聚觀之體認出來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後人遂以愛爲仁惻隱固是愛也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爲仁孟子言惻隱爲仁蓋爲前已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旣曰仁之端則不可便謂之仁退之言博愛之謂仁非也仁者固博愛然便以博愛爲仁則不可

又問仁與聖何以異曰人只見孔子言何事於仁必也聖乎便謂仁小而聖大殊不知此言是孔子見子貢問

程語十七

博施濟衆問得來事大故曰何止於仁必也聖乎蓋仁可以通上下言之聖則其極也聖人人倫之至倫理也旣通人理之極更不可以有加若今人或一事是仁亦可謂之仁至於盡仁道亦謂之仁此通上下言之也如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此又却仁與聖俱大也大抵盡仁道者即是聖人非聖人則不盡得仁道問曰人有言盡人道謂之仁盡天道謂之聖此語何如曰此語固無病然措意未是安有知人道而不知天道者乎道一也豈人道自是人道天道自是天道中庸言盡己之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此言可見矣楊子曰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不通人曰伎此亦不知道之言豈有通天

文勢上下之意如元實之謂美與詩之美不同
學者後來多耽莊子若謹禮者不透則是他須看莊子
爲他極有膠固纏縛則須求一放曠之說以自適譬之
有人於此又困纏縛則須覓一箇出身處如東漢之末
尚節行尚節行太甚須有東晉放曠其勢必然
冬至書雲亦有此理如周禮觀祲之義古太史既有此
職必有此事又如太史書不知周公一一曾與不曾看
過但甚害義理則必去之矣如今靈臺之書須十去八
九乃可行也今曆法甚好其他禁忌之書如葬埋昏嫁
之類極有害

論語問同而答異者至多或因人才性或觀人之所問
意思而言及所到地位

極高明道中庸所以爲民極極之爲物中而能高者也
問張旭學草書見擔夫與公主爭道及公孫大娘舞劍
而後悟筆法莫是心常思至此而感發否曰然須是思
方有感悟處若不思怎生得如此可惜張旭留心於書
若移此心於道何所不至

問命與遇何異

張栻渠云行同報異猶難語命語遇可也

先生曰人遇不遇

即是命也曰長平之戰四十萬人死豈命一乎曰是亦
命也只遇著白起便是命當如此又況趙卒皆一國之
人使是五湖四海之人同時而死亦是常事又問或當
刑而王或爲相而餓死或先貴後賤或先賤後貴此之
類皆命乎曰莫非命也既曰命便有此不同不足怪也
今習俗如此不美然人却不至大故薄惡者只是爲善

在人心者不可忘也魏鄭公言使民澆漓不復返朴今當爲鬼爲魅此言甚是只爲秉彜在人雖欲甚惡亦滅不得

陰符經非商末則周末人爲之若是先王之時聖道智明人不敢爲異說及周室下衰道不明於天下才智之士甚衆既不知道所趨向故各自以私知窺測天地盜竊天地之機分明是大盜故用此以簧鼓天下故云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云云豈非盜天地乎

問學者不必同如仁義忠信之類只於一字上求之可否曰且如六經則各自有箇蹊轍及其造道一也仁義忠信只是一體事若於一事得之其他皆通也然仁是本

程語一九

三

問觀物察己還因見物反求諸身否曰不必如此說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合內外之道也語其大至天地之高厚語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學者皆當理會又問致知求之四端如何曰求之情性固是切於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須是察

學欲速不得然亦不可怠纔有欲速之心便不是學學是至廣大事豈可以迫切之心爲之

君子不成章不達易曰美在其中暢於四肢成章之謂也

素問書出於戰國之末氣象可見若是三皇五帝典墳文章自別其氣運處絕淺近如將二十四氣移換名目便做千百樣亦得

聖人作事甚宏裕今人不知義理者更不須說纔知義理便迫窄若聖人則綽綽有餘裕

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何哉此固有禮樂不在玉帛鍾鼓先儒解者多引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此固是禮之大用也然推本而言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此兩字含蓄多少義理又問禮莫是天地之序樂莫是天地之和曰固是天下無物無禮樂且置兩隻倚子纔不正便是無序無序便乖乖便不和又問如此則禮樂却只是一事曰不然如天地陰陽其勢高下甚相背然必相須而爲用也有陰便有陽有陽便有陰有一便有二纔有一二便有一二之間便是三已往更無窮老子亦言三生萬物此是

生生之謂易理自然如此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自是理自相續不已非是人爲之如使可爲雖使百萬般安排也須有息時只爲無爲故不息中庸言不見而彰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使釋氏千章萬句說得許大無限說話亦不能逃此三句只爲聖人說得要故包含無盡釋氏空周遮說爾只是許多

或問夫子賢於堯舜信諸曰堯舜豈可賢也但門人推尊夫子之道以謂仲尼垂法萬世故云爾然三子之論聖人皆非善稱聖人者如顏子便不如此道但言仰之彌高鑽之彌堅而已後來惟曾子善形容聖人氣象曰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鄉黨一篇形容得聖人動容注措甚好使學者宛如見聖人

問禮有復讎事何也曰此非治世事然情有不免者如親被人殺其子見之不及告官遂逐殺之此復讎而義者可以無罪其親既被人殺不自訴官而他自謀殺之此則正其專殺之罪可也問避讎之法如何曰此因赦罪而獲免便使避之也

問人子事親學醫如何曰最是大事今有璞玉於此必使玉人彫琢之蓋百工之事不可使一人兼之故使玉人彫琢之也若更有珍寶物須是自看却必不肯任其自爲也今人視父母疾乃一任醫者之手豈不害事必須識醫藥之道理別病是如何藥當如何故可任醫者也或曰己未能盡醫者之術或偏見不到適足害事柰何曰且如識圖畫人未必盡得如畫工然他却識別得工拙如自己曾學今醫者說道理便自見得或己有所見亦可說與他商量

天地明察神明彰矣事天地之義事天地之誠既明察昭著則神明彰矣問神明感格否曰感格固在其中矣孝弟之至通於神明神明孝弟不是兩般事只孝弟便是神明之理又問王祥孝感事是通神明否曰此亦是通神明一事此感格便是王祥誠中來非王祥孝於此而物來於彼也

問喜怒出於性否曰固是纔有生識便有性性便有情無性安得情又問喜怒出於外如何曰非出於外感於外而發於中也問性之有喜怒猶水之有波否曰然湛然平靜如鏡者水之性也及遇沙石或地勢不平便有

湍激或風行其上便為波濤洶洶此豈水之性也哉人性中只有四端又豈有許多不善底事然無水安得波浪無性安得情也

人有實無學而氣蓋人者其氣有剛柔也故強猛者當抑之畏縮者充養之古人佩韋絃之戒正為此耳然剛者易抑如子路初雖聖人亦被池陵後來既知學便却移其剛氣克己甚易畏縮者氣本柔須索勉強也

藻鑑人物自是人才有通悟處學不得也張子厚善鑑裁其弟天祺學之便錯

德是無終食之間違仁即道日益明矣

義遠因事而見否曰非也性中自有或曰無狀可見曰說有便昭昭然在天地之中也且如性何須待有物方

程語十九

六

拍為性性自在也賢所言見者事某所言見者理不

而彰
長也

諸儒鳴道卷第三十七

